



百家讲坛
LECTURE ROOM

系列丛书

中央电视台 CCTV 10

女人说话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女人说话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说话/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百家讲坛》系列丛书)

ISBN 7-300-07434-0

I. 女…

II. 中…

III. 妇女学-通俗读物

IV. D44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890 号

《百家讲坛》系列丛书

女人说话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7.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9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2001年7月9日，午间时分，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一所特殊的、开放的“大学”悄然开学了。

说其特殊是指——

“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是它的办学方针；

“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它的办学理念；

“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是它的追求；

“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它的办学目标。

论其开放是说——

免试免考；

不限年龄、身份；

“热爱知识”是入学的唯一要求。

这是哪所“大学”？

《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在哪儿？

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

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白春礼、厉

以宁、冯骥才、龙应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

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百家讲坛》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

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

我们想到了出版，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分系列结集出版；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大动作”称为2004年的“壮举”，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

观众和读者朋友，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女 人 说 话

- 龙应台——文人做官 龙应台 /1
-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龙应台 /15
- 我作故我在 张抗抗 /35
-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 /53
-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李玲 /68
- 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 李玲 /83
- 走进深山的格格作家 叶广岑 /98
- 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 叶广岑 /112
- 性学前沿的女行者 李银河 /126
- 女性主义与性 李银河 /140
- 上海记忆的追寻者 陈丹燕 /152
- 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162
- 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 信春鹰 /176
- 女性与哲学的关系 王宏维 /189
- 吴尔夫·女性写作·女性 黄梅 /204
- 重新定义女性美 艾晓明 /218
- 寻访七位女作家的芳踪 张玲 /234
- 从美国的女权运动谈起 钱满素 /245



- 女性与广告 艾晓明 /258
- 妇女与婚姻家庭 张李玺 /274
- 妇女与就业 刘伯红 /289
- 妇女与参政 荣维毅 /300
- 妇女与法律 信春鹰 /313
- 妇女与教育 郑新蓉 /325
- 妇女与健康 张开宁 /343
- 妇女与传媒 卜卫 /358
- 女性的道德发展 肖巍 /375
- 女作家·女人·作家 赵凝 /389
- 杰出女性创业之路(上) 任丽娟 洪瑛 /404
- 杰出女性创业之路(下) 王喜荣 于剑 /423

龙应台——文人做官



主讲人 龙应台

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演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瞩目。

主持人：龙先生您好，我想先从先生的称谓谈起。好像中国人习惯于对有身份的有成就的女性称先生，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我不知道您在最开始被人称先生的时候，是不是习惯？觉得它有男权的味道吗？

龙应台：如果我在海外做演讲的话，譬如说在欧洲，如果有人来跟我说话，他一开口称我先生，大概99%一定是大陆的读者。一般有两种人称我先生，一种是大陆的读者，一种是台湾中文系毕业的人会称我先生。我自己觉得无所谓。因为在中国文字的传统中，对于女性称先生，如果从现在的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你当然是可以批判它：难道说有学问的就一定是先生？女性为什么就不能够以自己的性别证明自己也有学问，也有思想？我觉得先生就等于是女士，所以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主持人：就是说没有刻意地说喜欢人家称您先生好，还是女士好？

龙应台：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主持人：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爱女权主义者。通过跟您接触，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女性化、很母性、爱心很重的人。不过您自己说，您从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在心灵中打印下来的是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和男权价值体系的这种印记、对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女性意识的这种自觉，对您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成长和后来的写作，有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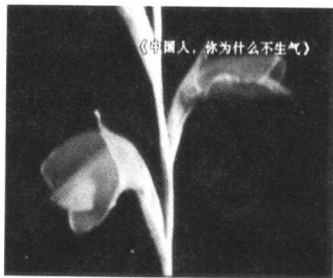
龙应台：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对女性的自觉方面，尤其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因为在做母亲之前，人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譬如，我想干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实现的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你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

在一边。譬如说你要写作，或者是说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幼小的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着你去帮他包尿布，他要吃奶、吃饭，他发烧生病了。你对这个小小的生命的责任，其实远远地超过你所有的对自我的追求。



所以，我做了母亲之后，发现原来这就是所谓 电视散文《孩子你慢慢来》画面成熟的关键。因为心理学家会告诉你，所谓成熟就是那个自我变小，而自我以外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变大。因为婴儿是自我最大的，而自我越大越不成熟，所以，做了母亲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自我完全在一个需要重新调整的阶段。这时候就迫使我在个人的所有的欲望与一个你必须对他负责到底的幼小生命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冲突，再加上社会的结构中，譬如说对男性是某种看法，对女性又是某种看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相当大，所以我对女性的痛苦和冲突都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才发现的。

主持人：那您觉得自己文风的改变，就是原来从《野火集》的那么犀利、那么凶悍，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厉害无比的龙应台，到后来《人在欧洲》、《百年思索》等文风以及心态上的改变，跟您自己做了母亲、有了这种育儿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龙应台：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有。怎么 电视散文《中国人，你为什么说不生气》画面说呢？其实读者要把《野火集》和《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起看。为什么呢？因为两本书是同时写的，所以读者会发现写《孩子你慢慢来》的那个作者是温柔得不得了的一个女性，但是写《野火集》的是你刚刚说的张牙舞爪的很厉害的人，以为一前一后是两个人。但事实上不是的，她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做的事情，我右

手写《野火集》，左手写《孩子你慢慢来》。虽然大陆出版这两本书有先后，但事实上完全是同时的事情。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同时有很强烈的理性和很强烈的感性存在。只不过是当我在写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就是那个冷静的龙应台，但这并不妨碍我跟孩子玩、跟朋友玩的另外那个自我。

主持人：因为您爱孩子，是属于那种爱到让孩子告饶的程度。

龙应台：那是自我解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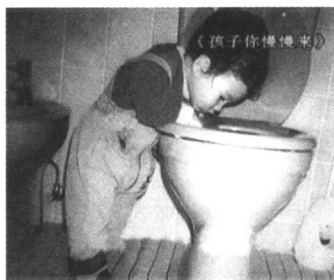
主持人：您的左手和右手同时并举的话，您是不是有意要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同时接受作为女性、作为母性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犀利无比的社会批评家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觉得这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因为读者也许是中国的读者，他本来在心目中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只有男性可以写这样的社会批评，女性就一定是写闺秀的文章。当然我不是有意去说我故意要写什么样阳刚的文章来给你看，来证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没那么无聊。只不过说，是自然而然地我的逻辑的思路就出现了比较理性的冷静的沉思的那方面文章。同时我也有火热的感情，这个火热的感情是用其他方式抒发的，那么就有别的作品出现，只不过可能我的文字所呈现的就是要打破读者心目中的刻板的印象。因为事实上你也看到很多男性的畅销作家写的是非常软绵绵的温柔的东西，所以这个逻辑思考能力和性别不见得有必然的关系。

主持人：就是您在《野火集》的野火龙卷风风力最大的时候，随丈夫去了德国。原因您在书中写过，就是



电视散文《中国人，你为什么
不生气》画面



电视散文《孩子你慢慢来》画面

您的德国先生在台湾他的事业的拓展空间和余地不是很大，那么您随他去了德国之后，您觉得在那个时候您在德国发展的空间和拓展的余地会比在台湾大吗？

龙应台：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只想到了欧洲的话，可能会为我打开另外一扇窗户。因为在那之前，我对于美国比较有认识，但是没有去过欧洲，而且去欧洲之前，也会以为反正西方就是西方，欧洲跟美国也一样吧。实际上我认识欧洲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去的，完全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的事业会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心里还有一点悲观，因为我看到早期的在上世纪60年代离开台湾的那些作家包括白先勇出去了之后，流亡就是内在的流亡吧，流亡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作家其实后来就没有作品出现了。所以我当时到欧洲去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安。就是觉得，我这么一走，是不是以后也就没有文字了，但是后来发现文字当然还是继续地写出来，自己也有点压抑。现在如果回头来看的话，我会很感谢到欧洲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是真正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而且到那儿之后，确实是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西方当做一整块来看，可实际上跟现实差距这么大！因为美国文化与欧洲的文化之间差距之大，可能不小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这对我自己又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用胡美丽这个笔名写了很多文章，对台湾出现的男权意识和男权现象进行批判，那么您随夫赴德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觉得这是向男权的一种屈从？

龙应台：在我随夫赴德之前，其实是我先生随妻赴台。

主持人：是，您先生赴台之后，感到很苦闷，因为

他觉得他的事业发展不是在台湾，那么您跟他去了德国之后，您有没有苦闷？

龙应台：当然有。因为作为一个以汉语写作的作家，你到了欧洲这个环境里，是离开你自己的土壤的，所以会有有一种失根的危险。失根之后，你就没有作品了。只不过是其中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先生他是从事经济和银行方面业务的，在台湾他那个时候是没办法做下去了。差别在于当你是一个作者的时候，你的苦闷其实是创作者自己的另外一种土壤的出现，所以我在欧洲后来的那些文字的出现，跟在欧洲时候的一种苦闷也有关系，我觉得这样说有一点灰色幽默了。

主持人：您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就是把您在德国那段时间比喻成一种自我放逐，在离群索居中，在思考中，在读书中，求得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就是孤独的散步。您也有一个比喻，卢梭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那么孤独漫步肯定是有利于思想的遐思，但同时这种苦闷怎么样来解决？

龙应台：你说得很好。我觉得这十几年来作品，假定我当年没有自我放逐到欧洲去，而是在华文的世界里跟朋友来往很多，时不时又要演讲，时不时又要上电视座谈的话，可能后来的文字风格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就是我的文字风格从野火的那种对现实直接批判、直接涉入，到后来渐渐地离现实越来越远，然后进入历史的空间，跟自我放逐到欧洲 13 年的离群索居很有关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一个冷静的距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充分的时间去进入历史的纵深里，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现象；也因为离群索居和自我放逐，所以造就了一种边缘人的性格。这些全部都体现在后来的文字之中。至于说 1999 年，当马英九先生到德国来找

我，请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离开那个离群索居的状态？也许有，但是可能不明显。那时候比较大的原因答应去，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那个时候我在问自己：龙应台，你对社会观察那么多年，对于文化，写抽象的理论那么多年，你到底敢不敢今天借这个机会来实践一次？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说不定进去之后发现你这十几年来所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错的，它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所以那个时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不让自己害怕，完全是自我挑战的原因。而且那个时候也抱着一种想法，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龙应台你这一去的话，恐怕到最后你也许是身败名裂。

主持人：我知道您特别喜欢《庄子》。《庄子》中有这样的思想，意思就是说真文人终身不仕。而您可以说是做了仕，对于《庄子》的这个思想，或者说是别样的一种尝试？像李敖先生在您当局长之前曾经预言您连三个月都干不了，最后您可以说是很好地把它做完了，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您最开始毅然决然地接任和最后坚决辞职，这两者相比较的话，心态上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龙应台：当初毅然决然地接任是抱着一种决心，就是自我挑战，真的是自我挑战。而且做了身败名裂的准备。因为知道政治很险恶，但是没有预料到，走的时候那么难。走的时候很难，是因为在做事的那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台北得到了广大的台北市民非常非常真诚的支持，同时非常难得的是文化界，简直可以说是牵着我的手走过了这三年多。我知道他们的心理，就是也知道政治的险恶，大家都有一种心态，觉得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环境里做事情，简直就是像石缝里头的一片青绿的叶子，就怕它被践踏了。所以，在那三年中得到那么多文

化界的朋友们的保护，就这样走过来了。所以走的时候，文化界想要留我的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走得非常非常困难。这是在开始时没有想到的。那为什么如此还坚决要走？要离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觉得那三年是打基础。好像是你建一座大楼，包括花园，但是那三年你最多做的只不过是把基础桩都打下去，其实工地上还是乱七八糟、横七竖八的。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接下来应该由另外一种才气的人接手了。因为我自己能够做的就是打基础，因为基础牵涉到眼光、格局和方向，基础打好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建设是需要另外一种才能的。

主持人：就是您觉得文人的视野和眼光是打基础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龙应台：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可能别人做得说不定比我更好，也不一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13年的离群索居的内在的空间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需要回到那个空间里去。

主持人：那您三年任满，卸任的时候，您自己是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干到头了，还是说有那么多人挽留您，您觉着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龙应台：完全没有，我觉得如释重负。而且带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恩的心情说，这么多人协助你，就是很疼爱你，因为你是文化人，抱着纯洁的理想。我就是说谢天谢地，我真的做到最后一刻钟，没有半途而废。因为中间有可能半途而废，譬如说在议会你受到侮辱的时候，你甩袖而去，这是最容易做出来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发生。或者是在政府内你对于原有的官僚的机器，你跟它有所抗衡，而后说我不干了，把官印又放下走了，这也很可能，很容易发生。但是那种决然而去，我

觉得都是遗憾。而且我也会担心，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文人作家进入到官僚的机器里去实践，如果我半途而废的话，会不会造成到最后人们评论说：你看吧，能批评的人不能做事，你看吧，知识分子就是熬不过。

主持人：百无一用是书生。

龙应台：我是不是要当这个例子？所以到最后真的做完了走的时候，是怀着非常深的感恩，就是说完全不是我龙应台多么了不起，而是台北的文化人如此的温柔敦厚地帮我走过来，是集体的合作，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做到最后一天，真的太感谢了。

主持人：这是不是您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说龙应台作为文人可以当官，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龙应台：这种话不能自己来说。

主持人：是，我说。

龙应台：其实它客观上证明了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不是就绝对不能做事，不见得。有人做了，这是一个角度。但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更大程度地证明了在台北这个城市文化的发展阶段，它的体制竟然能够容许这样一个性格的知识分子进去工作。同时也证明，这个城市已经发展到平时文人相轻的文化人可以为了这个城市将来的共同的远景，而共同地扶持一个文化人来做事情，所以它不是证明了龙应台这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而是证明了这个城市，在 20 世纪、21 世纪交接的这个阶段里，这个城市成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更多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在任内自己的这种率性而为的文人个性和政治利益有过相冲突的时候？

龙应台：冲突很多，每天都面临这种冲突。但是没有一个是使得我必须折损我最核心的文化的信念，

因为从一开始进去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学会“弯腰”。因为你为了城市的大的建设，文人不能有一种傲慢。在一个市政府的体系里，警察局怎么说，卫生部门怎么说，城市发展规划部门怎么说，交通部门怎么说，我不能傲慢地说，我说的算数。你进入政府部门之后会发现，政治是一种协调的艺术。我要设法了解你这个规划工程部门怎么想？如果我认为古籍的保存，比你开这条路重要的话，我不能够从文化至上来说，我说的算数，凭什么你说了算？所以我必须先了解它的需要，然后用他们听得懂，而且接受的语言，把我的文化的思维传输过去，所以这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协调，也需要很多的“弯腰”。

主持人：您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文人的性情，去附和 political 的游戏？

龙应台：不，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这是文人必须有的谦虚，而且“弯腰”是绝对必要的。在做政治妥协的时候，脊椎不能弯，这是有区别的。在这三年中，我没有中途而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折损我的核心理念的事，也就是说使我的脊椎骨必须弯的事，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可以做到结束。

主持人：那当初就是说您自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或者说理念，如果说遇到了让您脊椎弯的事情，您怎么办？

龙应台：我就走，一定走。

主持人：您曾经说自己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应台：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玩笑话，而且也是在自我嘲讽的环境下讲的话。但是当这一句话被单独挑出来印出来时，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一句孤零零的话，你也不可能有机会去